

## 一簇点亮的火

□陈荣力

初冬的浙东覆后山麓,柏树正红,银杏已落下蝴蝶一般的叶片。我们一行走进覆后山顶的上虞区岭南乡龙山村时,看见晨霜刚化的高山茶园里,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最后一批秋茶。

“你们还摘秋茶?”印象当中,高山绿茶产地的覆后山一带,通常只摘春茶。秋茶芽头老,叶片厚,且又跨季,做绿茶并无多大销路。

“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摘秋茶。”陪同我们的龙山村党支部书记章柏会说,“做红茶。”

“你们还做红茶?”大家来了兴致。

“走,去我们村里的红茶工坊看看。”看得出,对这个红茶工坊,章柏会十分兴奋。

“村里能办起红茶工坊,我们真心感激一个人。”

“谁呀?”

“阮兴祥书记。”

“就是公益达人阮兴祥?”因为同在上虞,我们都听说过他。

“对,对,就是他。今天要定一款红茶的包装,他说好也来的。”

上虞区海拔最高的行政村龙山村,有1000余亩高山茶园,其中80年以上的老茶树有100多亩,80%村民靠种植茶叶为生。因为沿袭传统家庭作坊式制茶生产,茶叶卖不出好价钱,不少青叶因为没有销路还烂在了山上。“守着聚宝瓶,却富不了老百姓。”这成了龙山村村干部和村民的一块心病。

“上个春天阮兴祥书记到我们龙山村考察,得知这一情况后,他坐不住了。”章柏会正说着,一辆小车停在了我们身边。

从小车里下来的这个人,五十多岁年纪,中等壮实的个子,皮肤稍黑,走路蹬蹬有声,想来是精干踏实的人。他便是阮兴祥。

彼此介绍之后,我们一起向村里的红茶工坊走去。

红茶工坊座落在村委的院子里,深灰色的铝塑板外墙,宽敞的门窗,整洁大气。走进工坊,筛选机、揉捻机、智能发酵室、传输机、烘干机等一整套的红茶制作设备排列有序,特有气势。

“我们这套制茶设备自动化程度高,性能优良,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。像智能发酵室,温度、湿度、发酵时间都自动控制,要生产淡香、浓香、果香红茶,只要揪揪电脑就可以了。”阮兴祥对这套设备的熟练和满意溢于言表。

因为第二批秋茶尚在采摘,红茶工坊没有开工,我们就聊了起来。

“当初你是怎么想到帮助龙山村办红茶工坊的?”

“我以前做公益,几年前参加省里组织的‘千企联千村,消除经济薄弱村’活动,受到了不小的启发。”阮兴祥停了一下,“现在投身公益的爱心人士很多,但对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村,如何实现共同富

裕,公益方面的支持还不是很多。我就将自己做公益的重点,放在这些项目上。像新昌澄潭镇东丁村搞旅游项目、上虞岭南乡建农产品电商超市、驿亭镇搞杨梅深加工、虞南五个山区村建造山货市场等等。”

“这个红茶工坊也是你出资建的?”

“这个红茶工坊与以前的项目比,意义不一样。”阮兴祥若有所思。

“以前我习惯于一个人去做,但力量毕竟有限,把更多社会力量调动起来,蛋糕才能越做越大。2018年,我们成立了上虞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,这个协会有100多家企业会员,两年前,我们联合上虞区慈善总会成立了1亿元的‘共富同行公益基金’,我个人出资3100万元。红茶工坊就是这个基金支持的第一批项目。”

“1亿元那么多?”

“1亿元是基金额度,每年直接可用资金是500万元。通过基金来支持,有两个好处:一是资金上有个长效的保证;二是纳入基金的项目,都有严格规范的申报、评估、实施和监督机制,能确保钱用得明白,用到实处。”

我们正聊着的时候,几位村民挑着刚摘的秋茶走了进来。

“阮书记,你看看,这秋茶的青叶比春茶可肥实了。”

“你们都认识阮书记?”

“阮书记可是我们村的贵人。这一季春茶青叶的收购价有28元,比往年高了6元。以前没人要的秋茶现在也可以卖钱了,放在以前,想都不敢想。”村民们七嘴八舌。

“我们龙山村茶叶为高山茶,叶汁虽厚但上市时间迟,做绿茶卖不出好价钱,是阮书记建议我们扬长避短,专门生产红茶。红茶工坊立项后,从踏看茶园、建厂房、购买自动炒茶设备到赴红茶产区考察、试制第一批红茶、设计红茶包装,阮书记每次都在场。”章柏会说着打开了微信,“你们看看,第一袋红茶下线开始,阮书记的微信朋友圈,每天都是龙山村的红茶,平时他逢人就推介。我们春季的茶都卖完了。”

“我算了一笔账,过去一年光红茶工坊,龙山的村民增收就达40万元,村里的集体经济也增加了15万元。”笑靥像泡开的茶叶一样,漾在章柏会的脸上。

送我们从红茶工坊出来时,我拉住阮兴祥问了一个问题:“你做公益,图的是什么?”

阮兴祥迟疑了一下,“也有不少人问我这个问题。说实在的,我不是老板,这笔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。如果一定要说图什么?就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。这也算是我践行的初心吧。”

阮兴祥说这话的时候,阳光正洒在他的身上,恰如一簇点亮的火。

## 跟着父亲卖春联

□何羽

父亲喜欢画画,写毛笔字。从小就喜欢。年少时家贫,没有机会正式拜师,他就靠收集旧挂历、连环画、邮票、香烟盒之类,临摹上面的图像自学。

大学毕业后,他来到镇上的中学教书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,每年除夕前,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,也为了这个兴趣特长,他都要到镇上菜场门口卖春联,我和弟弟跟着当帮手。

为了这几天的生意,父亲寒假后就开始“备货”了。

父亲向学校借来钥匙,打开几间空教室,用四张双人书桌拼成一张大桌子。写好春联之后,就铺在空地上,晾干黑迹,第二天折叠起来,按种类放好。就这样,天天写,一直写到农历十二月十九的深夜。

次日,大清早,天还灰黑,他起床了,摇醒了我弟弟。母亲起得更早,煮好粥,蒸上馒头。当我们仨吃了早饭出门的时候,东边的天际开始微微发白、发亮。发白、发亮的,还有路边草地上晶莹的霜冻。

走到了镇上最大的菜市场门口,父亲迈进一户已敞开店门的人家,向房东递上一根烟,弯腰寒暄。这户人家屋檐下的那块空地,每年都租给父亲。

父亲从房东屋里搬出一张书桌,再从袋子里拿出带盖的大砚台、瓶装的墨汁、几支套着笔帽的毛笔,依次摆整齐。一周前裁切好的红纸就摆在身旁的板凳上。他拿起最上面的长条红纸,铺在书桌上,左手按着纸,右手悬腕、提笔,开始写。这主要是为了招徕顾客。有些人不喜欢从成品中挑选,非要亲见父亲现场写好才肯付钱。

父亲开始写字了,我站在书桌对面,小心地拉住红纸的另一头,尽量把红纸拉得平整些。但也不能太用力。父亲写下一个字,我轻轻地拉一下,他再写下一个字,我再拉一下,直到写好七个字。弟弟双手轻轻托起春联,平铺在空地上,捡来小石块,压住四角。这是天晴无风的日子里做的活。如果碰到下雨、刮风天气,父亲就用塑料布包住一叠叠春联,与我们一起挤在屋檐的雨棚下,搓手,跺脚,缩着背,看起来人都矮了几分。

赶集的人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涌到镇上。父亲的春联摊前,挤着不少人。

卖春联,父亲大多只写行楷。行楷字形秀美又灵活,认得的人多,喜欢的人也多。行楷写得快。草书可以写得更快,但没几个人认得,不写。

有次,一位70多岁、衣帽整洁的老人分开人群,挤到书桌前,冲父亲招招手,神秘地摊开左手捏着的一张纸条。老人带着外镇口音,他自拟了一幅春联,问父亲能不能用篆书来写。“篆”谐音“转”,寓意新年转运,讨个好口彩。老人说,他跑遍了周边几个集镇,都找不到会写的,后来打听到我父亲这里,赶来试试。如果写得好,他愿意付三倍的钱。

嘈杂的人群顿时静下来了,大家都盯着父亲。

父亲慢慢地打开书桌的抽屉,拿出一支细长的毛笔和正面粘有星星点点碎金箔的红纸,俯身书写。

提按,收捺,顿挫。老人的视线紧跟着父亲的笔锋游走,不住地点头。父亲写完,搁笔,挺起胸,揉了揉腰身。老人竖起大拇指,掏出钱包,数出几张大面额的纸币,双手奉上。父亲道了谢,却只收了最上面的一张,把余下的钱退了回去。

围观的人看完这场热闹,很满意,啧啧赞叹。

我看到父亲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,像乌云里透出一道阳光,虽然赶不走三九严寒,却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今年,父亲八十了。他腰背挺直,牙齿齐整,眼睛有点花,用毛笔写小楷看不太清楚,写春联,写大字,都还行。20年前,他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。最近几年,元旦过后,除夕之前,他经常一大早拎着笔袋出门。他是去参加文化站、书画社的公益活动,为周边居民们写春联。跟着他,帮他拉扯红纸的小孩,是我弟弟的孩子呢。

## 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

